

CHRISTIAN CULTURE REVIEW

1

基督教文化评论



- ☐ 生命与神学——生态神学述评
- ☐ 贝格尔的宗教社会学思想
- ☐ 基督教神学与新儒家
- ☐ 当代基督学问题
- ☐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宗教》

CHRISTIAN CULTURE REVIEW

基督教文化评论

(一)



200131990

CHRISTIAN CULTURE REVIEW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基督教文化评论 (第一辑)
《基督教文化评论》编委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九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51 千字

印数: 5001—9000

1990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221-01066-8/B·26 定价: 5.50 元

DF191/14

编者的话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三大层面中，宗教与其物质层面相互影响，与其制度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与其思想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还在其中处于深层和核心地位。因此，在了解各个民族或国家的文明或文化时，必须研究它们同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必须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第三层面，探索其精神渊源，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

正如中国和东亚一些国家的文化被称为“儒教文化”，印度和南亚一些国家的文化被称为“印度教文化”，西亚和北非等地区文化被称为“伊斯兰文化”一样，如所周知，欧洲、北美、大洋洲和南美洲等地区文化被称为“基督教文化”。这种说法虽然并不全面准确，但它的确表明了这些地区现代文化的精神渊源。这种文化的当代代表之一T·S·艾略特说过：“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然后才能把毛弄来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得经过若干个世纪的野蛮状态。”由此可知这些地区的文化为何称为“基督教文化”。

如果把一个大洲的居民算作一户，小小的地球就只

是一个“六家村”。显然，了解和理解其中四户邻人的精神状态，绝不是一件小事。何况，现在这六户人家，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解和理解他人，实际上有助于了解和理解自身。毕竟，人类的精神是相通的，各族人民“性相近，习相远”，而习俗可易，本性难移。

编辑出版这套学术评论集，就是想为研究基督宗教及其与社会和经济、政治和法律、道德和习俗、科学和教育、文学和艺术、哲学和各门学术等等的关系，为了解邻人的思想或基督教文化，为更深地理解自身和人类精神这些大事，提供一片小小的园地、一扇小小的窗口、一面小小的镜子。

目 录

虔 诚：栖息心头之后·····	张贤勇 (1)
生命与神学——生态神学述评·····	安希孟 (26)
近代基督教文明发轫之模式	
——试论路德与加尔文宗教改革理论的区别	
·····	李平晔 (53)
《旧约·诗篇》中诗歌之特点及文学价值	
·····	甘 霖 (79)
贝格尔的宗教社会学思想·····	高师宁 (88)
基督教神学与新儒家·····	谢扶雅 (147)
儒家的天道思想与保罗	
在《以弗所书》中之上帝教义的比较	
·····	任炎林 (152)
拉纳的人学对一体范畴的中国人学之启示	
·····	张春申 (180)
宗教与中国民族主义	
——民初知识分子反教思想的学理基础	
·····	叶嘉炽 (190)

人的精神解放：战胜恐惧和死亡	
·····	〔俄〕别尔嘉耶夫
	董 友 译 (213)

神学的方向：走上通往“后现代”之路

.....〔瑞士〕汉斯·昆

杨德友 译 (220)

当代基督学问题.....〔联邦德国〕卡斯培

杨德友 译 (231)

论今日神学的反抗力.....〔联邦德国〕库舍尔

晚 虔 译 (246)

宗教之间对话的基本原则.....〔美〕斯威德勒

晚 虔 译 (261)

〔海外来鸿〕

关于《基督的临终试探》风波.....朱家国 (267)

〔人物志〕

俄罗斯新宗教哲学之父：索洛维约夫.....董 友 (272)

当代基督教伦理思想家：顾达生.....子 昂 (289)

〔书 评〕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澄 之 (291)

《西方文化与中世纪神学》述评.....常 涛 (294)

《解放神学》读后感.....黄广尧 (296)

〔学术动态〕

第六届世界基督教和平大会.....陈泽民 (305)

首届国际儒学—基督教学术研讨会.....澄 之 (308)

虔诚：栖息心头之后

张贤勇

本文主要探讨西方宗教史上的虔诚者如何表示社会关怀、参与公益活动这个问题。由于问题涉及的范围太大，这里侧重的是德国敬虔派^①有关社会问题的主张，尤其是佛朗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 1663—1727)及其创办的哈雷慈善机构对社会作出的贡献。

一、敬虔派的由来

人们以往对于敬虔派的误解，多半是因为缺乏历史知识所造成的，部分则由于各种各样的偏见而引起。今天欧洲史学界和教会史学家所说的“敬虔派”，大都指17—18世纪主要发生在德国信义宗教会内部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的参加者，而所谓“敬虔主义”，一般指的是上述运动参加者的主张和实践。^②

德国17世纪以后出现的敬虔派运动，一方面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也是对德国当时社会文化现状的一种反动和革新。16世纪后半叶起，马丁·路德等发起的宗教改革运

^①敬虔派，德文原作Pietisten，英文的Pietist和Pietism即由此脱胎而来。因为一些文章多用“敬虔主义”之类的译名，本文为了通俗，有时也采用这种说法。

^②敬虔派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其实践的观点。他们虽有具体的主张，然而缺乏严谨、系统的理论体系。

动的势头逐渐消失，人们的热情和期望慢慢被麻木和满足所扼杀。正像后来一位教会领袖伐希（John George Walch, 1693—1775）所抨击的那样，16世纪末和整个17世纪中，德国宗教界的状况已“极其糟糕”：

在所有阶层中，无视上帝存在的思潮已占上风：浮华、奢侈、纵欲、不义和虚伪，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弥天大罪不再被视为罪恶；有时基督徒的生活，甚至连异教徒的所作所为都不如，因此我们找不到什么真正无伪的基督教的痕迹，……当世人用灵性的眼睛来审视的时候，也就不能不说，我们的教会质诸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已处在一种极其糟糕的境遇。①

现当代历史学家对当时德国的现状，也有相近的认识。例如当代研究佛朗克的一位美国学者萨特勒（Gary R. Sattler）就指出：“17世纪德国信义宗教会，在道德伦理方面，尤其软弱不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种糟糕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德国信义宗教会，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差不多同样令人沮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当代史学家称“敬虔主义”为全欧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的原因。②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处在极其糟糕境遇中的人们，仿佛黑夜中

①引自理查德（James W. Richard），《信义宗教会认信史》（费城1909），第546页，参见萨特勒（Gary R. Sattler），《上帝的荣耀与邻人的益处》（*God's Glory, Neighbor's Good*），芝加哥，1932年版，第8—10页。

②布罗希（Bloesch）在其《福音派之复兴》（*The Evangelical Renaissance*）一书中指出：英国教会中出现的清教徒和福音派思潮，以及17—18世纪罗马天主教中出现的詹森主义（Jansenism）和寂静主义（Quietism）运动，都与敬虔主义运动有关，是灵性复苏这个大气候下的小变化。（第103—104页）平申也认为敬虔主义并非德国所独有的现象，除了在英、法两国有相应的表现，类似的思潮还席卷了北欧、荷兰和瑞士等地。〔参见平申（K.S. Pinson），《德意志民族主义崛起中敬虔主义所起的作用》（纽约，1934年，第13页）〕

看到了启明星，见到了新时代的曙光在次递呈现。今人大多喜欢称这一新时代为“启蒙时期”，并容易下结论说启蒙时期的宁馨儿是不久之后传遍欧洲的理性主义，同时认为这个宁馨儿是基督教会的克星和死敌。大量事实证明，这种简单化的看法有其不深刻的片面性。现代不少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启蒙运动不仅孕育了理性主义，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接生了敬虔主义。这点，我们在德国敬虔派代表人物与莱布尼兹的交往上，可得到印证。

莱布尼兹大概算得上公认的启蒙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据美国教会史学者布罗希和德国中西文化交流史专家赖希旺的研究成果，^①我们今天知道莱布尼兹同德国敬虔派的两位主要领袖人物史宾纳（Philipp Jakob Spener，1635—1705）和佛朗克都有非同一般的交往。尤其值得深思的，是莱布尼兹本人的宗教热情和派遣传教士沟通了中西文化的设想。他在《中国快讯》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的情况之后，相信“西方在理论和哲学学科（如数学、天文学、逻辑和形而上学）等方面无疑超过了东方；可是另一方面，中国在实践中、在政治道德方面，毫无疑义比我们优越。”莱布尼兹甚至说：“……道德败坏有增无已，我甚至觉得有必要请中国传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目标和实践，就像我们同时派遣传教士去教他们启示神学……”^②佛朗克与莱布尼兹的通信持续了十多年，一直到1714年，而两年之后，莱布尼兹就与世长逝了。^③

①例如，布罗希前引书第151页说：史宾纳同莱布尼兹经常通信，讨论文学和历史问题。赖希旺（Adolf Reichwein）在其《中国与欧洲》这本经典性著作中，细致考察了佛朗克与莱布尼兹的交往，指出正是莱布尼兹的设想引起了佛朗克日后对外布道的热情。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697年莱布尼兹发表了新著《中国快讯》（*Novissima Sinica*），佛朗克读过该书后十分倾倒，同年7月9日给莱布尼兹写信说，“阁下新作《中国快讯》及其导言，极其精到、完美，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向您本人表示我拜读大作后对您所怀有的感激之情。”墨科（Franz Rudolf Merkel）著《莱布尼兹与中国布道》（*Leibniz und die China mission*）莱比锡，1920年版，第54页以下，转引自赖希旺书，第80页以下。）又参见萨特勒前引书第76页。

②赖希旺：《中国与欧洲》，第82页。

③萨特勒则认为，两人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716年莱布尼兹去世时为止。（参见《上帝的荣耀与邻人的益处》，第77页）

有人曾经认为，佛朗克和伏虎（Christian Wolff, 1699—1754）都是莱布尼兹的学生，日后两人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发展了莱布尼兹的思想。而这两位学生之间的关系后来变得很坏，大概也是他们自己开始都料不到的。

德国敬虔派运动刚兴起的时候，“敬虔派”一词纯属贬义^①。信义宗教会中所谓的正统神学家，对主张敬虔事奉、圣洁生活的人嗤之以鼻，认为他们不懂神学道理，又缺乏雄辩，不善辞令，唯知终日虔诚地读圣经，作祷告等等，所以讥之为“敬虔派”。

二、德国敬虔派的主要代表

德国信义宗敬虔派在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里敕尔（Albrecht Ritschl, 1822—1889）三卷本的《敬虔派历史》（波恩1880—1886）及其导论文章，考察了中世纪以来德国教会风气的转变，对敬虔派所作的历史描述十分详尽，使后人叹为观止。^② 尽

① “敬虔派”一词的广泛流传及逐渐用于褒义，与费勒（Joachim [或作Johannes] Feller, 1628—1691）这位大学诗学教授1689年创作的一首诗有关，诗中有这样几行：

Es ist jetzt stadtbekannt der Nam' der Pietisten.
Was ist ein Pietist? Der Gottes Wort studiert.
Und nach demselben auch ein heiliges Leben führt.
Das ist ja wohlgetan, ja, wohl von jedem Thristen.
Deun dieses macht's nichts aus, wenn man nach Rhetoristen.
Und Disputantenart sich auf der Kanzel zielt.
Und nach der Lehr nicht lebt heilig, wie gebührt,
Die Pietät, der muss voraus im Herzen nisten.

大意说：“敬虔派”的名声已家喻户晓，敬虔派应不但学上帝的道，还更应行道，过圣洁生活；身体力行很重要，因为虔诚当首先在心灵深处筑巢（或译栖息在心头）。诗人在后面还公开宣称“我是敬虔派”。这首诗当时影响很大。或说敬虔派运动的定名，即从这首诗传播时开始。（诗见萨特勒前引书，第35页）

② 参见海夫纳（Philip Hefner）编译的《里敕尔论文三篇》（费城，1972）的导言部分。一般来说，里敕尔对敬虔派持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因为当时敬虔派尚未“平反”。

管如此，里敕尔对敬虔派所作的评价，今天的史学家大多觉得过于消极，否定太多，因而很不公正。[关于这一点，奥伯曼（Heiko A. Oberman）为新版《真正基督教》（纽约1979）写的序言中第二段，有颇为简明的解说，可参看。]现代研究敬虔派的权威斯妥弗勒在荷兰出版了两部影响很大的专著，即《福音敬虔派的兴起》和《18世纪德国敬虔派》，^①尤其是前者，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德国敬虔派兴起的历史社会原因，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敬虔派的历史作比较全面的叙述，因为正如高福乐（Michel Godfroid）指出的那样：写敬虔派的历史，实际上是写近代新教的历史。这里我们只能挑出几位敬虔派发展史中的关键人物作些勾勒或简介。

第一位是约翰·昂特（Johann Arndt, 1555—1621）。他素有“信义宗敬虔派之父”的称号。作为信义宗教会的一位牧师，昂特有丰富的灵性经验，而这些灵性经验大都包括在他的代表作《真正基督教》一书中^②。这本书在敬虔派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还可从史宾纳等人对它的推崇上得到证明。此外，昂特还在1597年重新编辑出版了1518年马丁·路德印发的《德意志神学》

（*Theologia deutsch*），^③他为该书的新版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言，对当时众多的出版物逐加批驳。总的来说，昂特受中世纪各派神秘主义的影响较深，例如艾克哈特和陶勒的影响。昂特对马丁·路德很崇敬，但有些神学思想与马丁·路德并不一致，他更强调的是体验，而不是思辩，更不是等而下之的雄辩。昂特在《真正基督教》的序中说：“许多人认为神学不过是一种科学或雄辩术，其实它是一种活生生的体验和实践。现在大家都设法在这世界上

①F. Ernest Stoeffler（斯妥弗勒）这两部著作出版于1965和1973年。

②原名*Vier Bücher vom Wahren Christentum*，意为《论真基督教的四书》，出版于1605—1609年间。

③又作*Theologia Germanica*，这是德国教会史甚至新教神学研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版本和译本众多，其作者究竟是谁至今还是个谜。

养尊处优，却没人愿意学习如何变得虔诚。现在大家都在追随学问大的人，以便向他学习艺术、语言和智慧，却没人愿意跟从我们唯一的导师耶稣基督学习温和和谦卑，尽管他的圣洁、活泼的榜样，是指导我们生活的规范和指南。……”^①

毋庸讳言，昂特并没说过许多赞扬或欣赏“社会感受性”(social sensitivity)或“伦理关怀”(ethical concern)的话。相反，在他的著作中，人们常常会碰见如下的一些观点：

由于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游子和过客，没有安身立命之处，所以毫无疑问，我们不是为这个悲惨世界而被创造出来的……瞧瞧这个世界上盲目的蠢家伙们，他们多么不幸啊！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玩尽蠢花样，到头来为了过眼烟云而践踏了自己的灵魂，并因而丧失了灵魂。

如果你希望临死时还是基督徒，那么你必须像基督徒那样生活。活着像个基督徒的人，就是活得好像今天就要死的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昂特是位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②因为我们从他留下的著作的字里行间，仍不难发现他对人的关心和同情，好象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中依旧蕴藏着不灭的热情这颗火种。下面这段昂特的祷告，就是一个好例。

啊，请恩待我，使我能够帮助减轻，而不是加重，
我邻人的折磨和不幸，使我能够安慰他的苦难，以及安
慰所有忧伤的心灵，使我能够怜悯寂寞的游子和寡妇孤

^①《真正基督教》（纽约，1979），第21—22页。关于昂特与路德间思想上的不同点，参看该书“导言”第6—11页。

^②中世纪一些神秘主义者被渲染得近乎“妖异”而失去了可贵的人情味。

儿，使我能够随时助人和爱人，不是用舌头，而是真正通过行为。罪人说聪明人忽视了其邻人，但是怜悯不幸者的人有福了。^①

5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的史怀策 (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是现代社会中身体力行爱的福音的基督徒，他在1955年纪念昂特诞生四百周年时回忆说：“我在青年时代，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爱昂特，他是内在新教 (interior Protestantism) 的先知。”^②由此可见昂特影响之深远，以及他虔诚笃敬的感召力。

德国学者一般把敬虔派运动的正式起点定在史宾纳《虔诚的心愿》 (*Pia Desideria*) 问世之时。这本发表于1675年的著作，提出了改造生活 (*reformatio vitae*) 的6个方面的建议，包括注重读圣经 (在家里、公共场合或读经小组中进行)，重申信徒的灵性祭司职能 (*spiritual priesthood*)，实行邻舍之爱，追求在真理中的圣洁生活，指导应召献身教会的青年如何学习灵修，培养感于至诚的内在生命 (*edification of the inner man*) 等等。这些改造生活建议，实际上是对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提倡的改革教义 (*reformatio doctrinae*) 的继续和补充。更不应该忘记的，是史宾纳这部著作现在看来独立成书，最初出版时却是他为昂特著作写的一篇“长序”。

在史宾纳的心目中，昂特的历史地位，最接近马丁·路德，因为两人走的灵性道路相同，都是约翰·陶勒 (Johannes Tauler, 约1300—1361) 当年指明的那条道路。^③史宾纳高度评价了昂特这位被当时信义宗一些“正统派”视为异端的敬虔者，认为他是

①转引自萨特勒：《上帝的荣耀与邻人的益处》，第48页。

②科柏 (Wilhelm Koepp)：《约翰·昂特及其“真正基督教”》(柏林，1959)，第16页。

③马丁·路德称赞陶勒的布道文为“纯粹神学”之源泉。因此，新教史学家常把陶勒看作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参见华尔克：《基督教会史》四版(纽约，1985)，第261页。〕

马丁·路德第二，指出：“在约翰·胡斯时代，即1415年，生命之树扎下了根，在马丁·路德时代，也就是在1517年，这棵生命树开始开花发芽；到了1618年，收获者纷纷出去摘收这棵树上的累累硕果了。”〔原引自希伐格（Hans-Joachim Schwager）著《昂特研究》一书（*Johann Arndts Bemühen um die rechte Gestaltung des Neuen Lebens der Gläubigen*），明斯特，1961年版，第95页，参见《真正基督徒》英译本奥伯曼序，Xiii页〕

从思想上来说，史宾纳自己更接近的是昂特，而不是马丁·路德。他继承了昂特对邻舍和同类所怀有的人道深情，并且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按史宾纳的理解，福音书中所载的《主祷文》，教导我们认识并祈求于共同的天父，因此也意味着我们需有“一种对全人类的热爱和兄弟般的情怀；这种兄弟般的挚爱，应包括对邻人福利上的关怀。”①

史宾纳不仅在神学理论上阐述对世人福利的关怀的必要性，而且更是身体力行这一主张，建起了后来为哈雷和德国其他城市所仿效的、第一间工场样板。史宾纳认识到，“贫困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污点。连系神圣的兄弟情谊的纽带，由于基督徒虔诚不足而被割断。”②史学家布罗希有句评语相当中肯，他说：“尽管史宾纳的世界观及其处理社会问题的方法，不无否定的意味，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是社会关怀的强烈责任感，紧紧揪住了他的心。”③

史宾纳之后的德国敬虔派的领袖人物，可以佛朗克为例。佛朗克及其同时代的敬虔派，无不以他们极其尊敬的史宾纳为榜样。佛朗克年轻时即投入敬虔派运动，他曾是莱比锡大学研经小组（*Collegium Philobibeicum*）的领导人之一，这个小组的活

①斯頓（K. James Stein）：《史宾纳评传》（芝加哥，1986）第231页。参见《虔诚的心愿》（费城，1988）第57页，第60—62页。

②转引自斯頓《史宾纳评传》第49页。

③《福音派之复兴》，第122—123页。这里布罗希侧重的是史宾纳对种种不良社会风尚的批判。总之，无论积极的主张还是消极的批评，史宾纳对社会并非冷漠。

动，后来在史宾纳的指导下，从着重圣经语言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圣经灵意的探讨、领会。从这时期起一直到史宾纳去世，弗朗克从史宾纳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其中有些帮助对于哈雷事业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们今天提起弗朗克，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他当年创办的哈雷慈善事业机构。有时，弗朗克在社会慈善方面的声名，掩盖了他在圣经研究、神学思考以及圣诗创作等方面的贡献，比如有一部信义宗的大百科全书，就把弗朗克称为：“慈善家、布道士、教育家、敬虔派领袖。”我们可以说，这些“头衔”或称号他都当之无愧，使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些称号的排列次序，其中“慈善家”与“敬虔派领袖”处于称号系列的两极，“敬虔派领袖”不是放在开头以示侧重，却是放在末尾，显得编者对这一事实承认得有些不情不愿。但是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这部百科全书出版的时候（1965年），信义宗教会对德国敬虔派的“平反”和重新评价，才刚刚开始呢。

弗朗克生于1663年3月22日，死于1727年6月8日。①一生中他迭遭挫折，也屡获成功。在史宾纳的帮助下，他当上哈雷附近一个地方教会（Glauchau）的牧师，并从1692年起成为哈雷大学希腊文和东方语言系的教授，1699年复成为该校神学系的教授。②在哈雷大学的同事中，弗朗克以从事科学研究的素质良好而闻名。人们注意到弗朗克在哈雷教研中，强调释经学需要哲学的帮助，对神学中的解经神学（exegetical theology）尤加注重。他于1695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释经学刊物《圣经研究》（*Observationes biblicae*），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弗朗克曾公开

①关于弗朗克的生日，学者们意见尚不一致。现在多数人肯定生年为1663，而不是像白德（Baird）所说的1660。具体日期，或说3月12日，或说3月23日（如白德），这里采用的是萨特勒和斯妥弗勒的3月22日的说法。

②见萨特勒前引书，第37—38页。

号召对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德文译本再作修订。^①这在当时某些信义宗“正统派”的神学家和教会领袖看来，未免太有点惊世骇俗，因为“不仅是马丁·路德译文的措辞，甚至有时候连他的语法错误，在路德崇拜者的眼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②然而这正反映出佛朗克不迷信、不盲目崇拜权威，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

佛朗克在社会关怀的参与方面，比起他灵性上的“父亲”和“祖父”（萨特勒用语，指史宾纳和昂特）来，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荣神益人的思想，据说当佛朗克13岁时就已萌发在他的心中；^③而当他后来在哈雷创办社会慈善机构时，不过是将这种荣神益人的思想进一步付诸实践而已，前后思想发展的脉络，仍然很分明。

值得指出的是，佛朗克像昂特和史宾纳一样，他们关心社会问题，解决世人疾苦，^④都是从实践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像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些人容易想象成的那样，可以归诸其“崇高的阶级觉悟和社会觉悟”。德国敬虔派的动机不外乎是自己行善并劝人行善，力求在不理想的现实生活中见证神圣的、理想的上帝之爱。^⑤他们的指导思想都扎根在圣经的教训中，例如下面两段经文，就是被常常引用的：

要记住：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愿捐助，不犹豫，不勉强，因为上帝喜

① 萨特勒前引书，第46页；又，白德：《纪念佛朗克》（Robert Baird, *Memoirs of Augustus Hermann Francke*，费城，1831），第87页。

② 斯妥弗勒：《十八世纪德国敬虔派》（荷兰，1973），第190页。

③ 萨特勒：《上帝的荣耀与邻人的益处》，第24页。

④ 关于具体的史实，本文第三节有较详的论述。

⑤ 比较马克思1844年为《德法年鉴》所写的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文章中对宗教的形象化论述：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它是人民的鸦片。〔这里“鸦片”当读作“苦难的消除剂”，参见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Weekly People*），1959年1月31日文章对马克思这段话的解释〕。